

為「真」作證

2010年聖誕牧函

金魯賢¹

這封牧函我讀了兩遍。讀完第一遍，覺得作者像一位舊約先知，講了很多人民的痛苦，但最後得到真（理）的光照，走出黑暗。第二遍讀後，又有新領悟。這封牧函是神學本地化的一個範例：瞭解民間疾苦，用他們能懂的話說出來，再引他們去看是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的耶穌基督。

牧函中除了一個小錯（耶穌是向多默說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，而不是向伯鐸說的）以外，其他的我全部認同，因此也向《神學論集》的讀者推薦。

房志榮 2011年1月27日

¹ 本文作者：金魯賢，1916年生於上海，1946年畢業於上海徐家匯神學院，隨後赴法國、德國科隆、奧地利因斯布魯克、義大利羅馬等地求學。1950年獲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學位，1951年回到中國。任徐家匯大修院（母心修院）院長、耶穌會上海區代會長，中國耶穌會代巡查使、海州監牧區代宗座監牧。1955年9月8日中共政府鎮壓行動時被捕入獄，在監獄中度過了18年，又接受勞改9年。1982年釋放，1985年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，1988年成為上海教區主教至今。

「真（理）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」（若八 32）

各位神父、修女、修士、教友：

又是將臨期了，感謝主恩，使我有機會和你們談心。

從年度漢字說起

近年來，我國語委員會發布了在一年中我們用得最多的幾個漢字，我對之很感興趣，因為從中可以看出無權、無勢、無錢的普通百姓的感受，這幾個字道出了弱勢群眾的心聲。我原以為用得最多的應是「愛」字；出乎我意料之外，「愛」字只占 2.8%。用得最多的是「漲」字，占 15.3%；緊跟著是「房」和「被」兩字，分別占 12.7%與 10.6%²。我認為「房」應歸於其後的「奴」字。此後有「假」字³。現在簡單地談我對「漲」、「被」、「奴」、「假」這四個字的想法。

普通百姓最關心的當然是自己的實際生活，他們切身感受的，他們彼此交談的內容的確是「漲」字，主要是物價的上漲。近年來，市場上一片漲聲：水、電、煤氣在漲，每天的生活必需品：糧、米、麵、油、蔬菜、肉類……無一不漲。主婦們都在嘆說：「入不敷出了」、「生活質量下降了」、「必須勒緊褲帶了」。普通百姓怕的是物價上漲，但也在盼工資漲。然而事實上，所怕的不斷上漲，所盼的偏偏不漲，即使略有所漲，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，面對「漲」，普通百姓感到無奈。

² 數字見《炎黃春秋》月刊 2010 年第六期。

³ 參閱《百花洲》雜誌 2010 年第二期。

第二個字是「被」，被動的被，即主動的反面。一被動就無主動，於是有失去自主、自由的感覺，也就產生無奈的情緒。八十年前我讀高中時，外籍法語教師孫倍安（Seim Peyre）神父教我們法文文法，教到動詞的變化時說：「我們西方人慣用被動式，你們中國人的文字和口語很少用它，比如說『我被學生擁護』，你們感到這樣說很彆扭，你們說『學生擁護我』；我們說『我被朋友出賣』，你們說『朋友出賣了我』」。

當時我認為孫老師說的不錯。我們中國人的確很少用被動式。可是，不知怎地，近幾年來「被」字盛行了。口語中、文章內，經常出現「被」字，有人竟稱我們這個時代是「被」時代。可是這個「被」字不太受『被』的人歡迎。似乎一經「被」，就有不是滋味的感覺，大有無奈的情緒。比如統計部門把我的實際工資和高工資的人，以及那些官商勾結取得暴利者一平均，我的工資在原封不動的情況下卻被增長了。

「被」不受歡迎，我這兒引用本（2010）年6月15日上海《新民晚報》一則新聞為證。報載華中科技大學李培根校長在向畢業生致詞時說：「親愛的同學們，如果問你們關於一個字的記憶，肯定是『被』，我知道你們不喜歡『被』，被就業、被堅強……」。他的講話受到熱烈的掌聲⁴。

這兒，再請各位恕我引用2010年11月27日《羊城晚報》A11頁刊登的一段評論：「『被XX』的熱門又何嘗不是權利

⁴ 見2010年6月25日《新民晚報》A15頁。

貧困的情緒隱喻，在權利不對等的情况下，「被XX」的總是弱勢的一方。他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……於是被強迫地被說成是自願……只有網民所加的一個「被」字，可以還給弱者一點點公道，道破他們在強權面前的委屈與無奈」。

第三個用得多的字是「奴」。這就使我想起上面提到的「房」字，兩個字連起來就是「房奴」。今日在上海，爲了謀得一所房，就會成爲房的奴。一名男青年一有了女友，必須有一套房，否則無人嫁給他。爲了買房，得先籌錢，伸手向父母要錢，向銀行貸款。大家都知道把錢存入銀行，利息少得可憐，接近零，其至可縮爲負增長；但向銀行借錢，利息卻高，還清貸款需有二十年，也有三十年之久的，每月還得付利息。這包袱多重呀！

身爲房奴，不易翻身，真是無奈。結了婚不久，小天使來臨，當然高興，但操心之事接踵而來，負擔加重，營養費、教育費、幼兒園收費高，門檻也高，送入不易，以後入小學，進重點中學，考名牌大學，其至送國外深造，粗粗估計，非得花幾十萬、甚至上百萬人民幣。父母成爲子女的奴，簡稱「兒奴」。當房奴、兒奴都得用錢。錢能控制一切，主宰一切，今日的世界可說是金錢的世界。有了錢，什麼都能買到，俗稱有錢能使鬼推磨，無錢寸步難行；有錢的人趾高氣昂，無錢的人被迫低聲下氣。大多數人成爲錢奴，非常無奈。

第四個用得多的字是「假」。不知怎地，近段時間「假」盛行起來，聽到的、看到的、接觸到的「假」特多。貨架上的假貨不少，藥也有假的，流入市場，流入醫院，寫在處方上。

假藥不但不能治病，反而會致人於死，危害性極大。製造假藥，推銷假藥者喪盡天良，當受懲罰。連日用食糧也有假的，爲了暴利，不法奸商甚至添加有害物質，人們對食品的安全感到威脅，內心極端無奈。對「假」，普通百姓無奈。神聖的教育部門內也有了假：論文有假、學歷有假、文憑有假，據說這些都是明碼標價地出售。自古以來，友誼十分珍貴，而今日朋友也有假，而且很多。人際關係已由利用價值來支配，無友誼可言。不亦悲乎？令人無奈。

人用舌最多，不斷在說話，話應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古人說：「言者心之聲也」。我們的祖宗造字時，認爲人際關係中，說的話應是可信的，所以把人和言連在一起，作爲「信」字。幾千年來，人們都認爲應信人之言，一諾千金。說出的話不後悔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然而到了現代，人類進化，可是信任退化，人言變成不可信了，「口說無憑」，必須寫明，寫了還不夠，必須加上公證才有效，採用這些措施，實出於無奈。

「假」盛行處處可見，已滲透到家庭裏，使父母、夫妻、子女也互相猜疑，導致不和；流入社會各階層，造成信用危機；再發展下去，勢必動搖國基。

「漲」、「被」、「奴」、「假」造成了普通百姓無奈之心。

寫到這兒，我想起溫家寶總理今年初講的一句話：「我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、有尊嚴」。多數的普通百姓被「漲」、「被」、「奴」、「假」所困擾，經常

流露出無奈的情緒，他們的生活會更加幸福嗎？更有尊嚴嗎？

怎一個「真」字了得

經過思考，我初步認為，「漲」、「被」、「奴」現象所引起的無奈，似乎可以在不太長的時間有望解除，只要上面下定決心，制定針對性的法規法令，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，大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擾，雷厲風行地執行，物價能逐漸穩定，不再上漲，普通百姓能獲得較大的主動力，「被」的現象自會少見，而不再輕易地淪為「奴」了。

最後剩下「假」，「假」由於它的普遍性、普及性、深層性、持久性、高度腐蝕性，也由於普通百姓長期生活在「假」的大氣氛中，陷落在「假」的大染池中，很久以來，已習於嗅聞「假」氣，也已不知不覺地，自覺半自覺地跟著說「假」、行「假」、造「假」。在未來的幾年，甚至更長的時間內，不易擺脫「假」的奴役。

然而「假」，必須鬥它、消滅它。它的危害性極大，破壞人與人間的互信性，腐蝕人的靈魂深處，動搖人性的根基。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第五回中有一句名言：「假作真時，真亦假」。他一語道出了「假」的巨大危害性，如果社會上「真」也成了「假」，全體人民從上而下，都真假不分、是非不清，全社會一片假、一片亂了，人們還能幸福、還有尊嚴嗎？

當務之急，必須鬥「假」、消滅「假」，使社會、國家回歸於「真」。對「假」，不能任其橫行。「假」是空虛的、負

面的、消極的、只起破壞作用。我們自古以來崇尚「真」，人們常說需要「真」、「美」、「善」。「真」放在第一位，「美」和「善」建立於「真」的基礎上，「美」的反面是「醜」，「善」的反面是「惡」；「假」掩蓋「醜」和「惡」。「真」揭露「醜」和「惡」。我們努力擁抱「真」、「美」、「善」，堅決拒絕「假」、「醜」、「惡」。

我國的文字是方塊字、單音節，一個字一個意義。同音字極多，查《新華字典》就可見。口語易混淆，往往加上一個字，如真理、美麗等，但也使涵義縮小，我在文章中仍用單字「真」。

不能讓「假」再氾濫，鬥「假」是迫不及待的大事。應高舉「真」、頌揚「真」、實踐「真」。初步應提倡說真話、做真人。按理說，「人人應說真話，人生來說真話的」，為什麼還需要提倡呢？因為今日社會上說真話難，說假話容易；說真話碰壁，說假話到處暢通，說假話有市場。尤其手中有權者，對假話有些偏愛。說真話者，往往被譏笑、被排擠，還得付出代價。說假話有市場、有銷路，假話傳播快，類似無線電廣播，效果也快。

我讀外國文學時，我的老師給我一本書看，其中有一則故事，說的是上世紀初，外國一名教區主教，有才學、有口才、又有魄力，深受歡迎。他跟一名親信說：「我託你一事，當你發覺我老了，辦事不力時，講道不精彩時，必須說真話，讓我向教宗申請辭職」。隔了幾年，該主教逐漸衰老，缺少毅力，道理講得條理不清了。那位親信鼓起勇氣向主教說真話，他見

到主教在聽他話時，露出一些不悅之色。隔不了幾天，主教秘書處發出調令，把他送到一個偏僻的鄉村，當一名小本堂。

說真話得付出代價，古今中外，很少倖免。社會上，人們往往也聽不進真話，對真話有意見，也不喜歡真話。很明顯的例子是周滢，她是一個 18 歲的青年，今年在冬奧運動會上，奪得了女子短道速滑 1500 米金牌。奪金後她向記者說：「拿了金牌後會改變很多，更有信心，也可以讓我爸我媽生活更好一些！」周滢說的是真話，沒想到這話卻在當時遭到在開兩會的某些代表與委員的譴責。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、國奧會副主席于再清發言時說：「感謝妳爹妳媽沒問題，但首先還是要感謝國家」。另有人發言時說：「周滢沒有擺好父母與國家的位置。要把國家放在前面，別光說父母就完了」。聽說兩會代表與委員指責周滢，其父母就害怕了，連忙對媒體說：「孩子小，不懂事，不會說話」。周滢急著「懂事」，學會說話。她說：「我最想說的是感謝！感謝國家！感謝教練！感謝工作人員！感謝我爸我媽！」周滢把父母放到最後位置，多數人認為周滢第一次向記者講的是真話，而第二次講的是通行的套話。周滢不懂事，不會說話，她才 18 歲呀！又出身農村。中國懂事的，會說話的人可多了！

有一名法國記者在中國待了幾年，回去寫了一本訪華感想的書。書中有一段說他很佩服中國人民的口才。他說：「改革開放後，中國不再有言禁，不再打棍子，沒有人抓辮子，普通百姓可暢所欲言。可以說諷刺話、發牢騷。他接觸了許多知識

分子、學者、普通工人、農民，他們正在談笑風生，也不避外國人，但是當他拿出錄音機，並把話筒對準他們時，他們立即嚴肅起來，開始滔滔不絕地講大道理」。這位記者寫道：「我不得不佩服中國共產黨的成就！」

這名法國記者筆下所說的「成就」指的是中國人大多數普通百姓會說「套話」。套話不全是假話，言者無心造假，講的內容含有真的成分。聽者也心會，知道來人不在說謊，故欣然接受。但也不全是真話，套話接近空話。套話，古已有之，兩人相見，先彼此說些恭維話，作為開場白的套話，無人反對，說者無騙人之意，更無害人之心。社會能接受，但也不應提倡它。

回想人類漫長的進化史中，會說話、有言語是一次最關鍵性、突破性的進步。沒有言語，人就不會進步。人會說話了，就可以彼此溝通，並能把個人得到的知識、經驗傳授於人，通過語言、文字，累積成果，向前推進。沒有語言、沒有文字，每一代人，只是原地踏步，每一代人只能從頭做起，不能有所進步。進步就如建設，一層一層地向上發展。發展需要基礎，基礎必須牢固，基礎就是「真」，真如岩石，百丈大廈才能興起。「假」像沙，無凝聚力，無固定力，沙不斷滾動，無法著手建設。只有「真」才能使人類進步，全面進步。

言語也在進步，「言者心之聲也」，言用以表達心，進一步用以為了得到什麼，為此要對言語加上修飾，於是有了修辭學，務使講者的話，娓娓動聽，使聽者動容、動心，接受講者的意見。為了達到其目的，言者往往擴大某些細節，掩蓋部分

真相，於是話中有了不真實的成分。發展下去，言者爲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會無中生有、加害於人，又爲了突出自己，不惜造謠中傷、挑撥離間，人的言語陷落爲假話，成爲詐騙的手法。

假話離不開一個「騙」字，騙人、騙財、騙色、騙得領導信任……由於假話無處不在，聽話也就成了問題。要學習識別言語真和假的區別，否則受騙上當後，還向騙子道謝，使騙子暗笑不已。古人說：「識字易，識人難」，今日應加一句「識別人的話更難」。今日社會上一般不易聽到真話，領導更不易聽到真話。我曾是全國政協常委，當時政協主席李瑞環多次在大會上說：「我們現在聽不到真話」。他鼓勵委員們說真話，並且又說：「下面報上來的都是好事、喜訊，只有你們委員給我們報憂」。

領導聽不到真話、看不到真相，似乎很普遍，但也很無奈。2010年4月15日《人民日報》刊登了溫家寶總理寫的紀念胡耀邦逝世廿一周年的文章內說：「胡耀邦在1986年春節前夕帶著中央卅多人到最窮的貴州省西南深山查看旱情的事，大年三十到年初一跟老鄉一起過，由於怕瞭解不到真實情況，胡特別派溫半夜到周圍農民家中去查訪」。身爲總書記，知道自己下去視察，總是「被」安排的，很無奈，爲了瞭解事實的真實情況，不得不另派人微服私訪。溫家寶當了總理，出去視察，也感到「被」安排，感到無奈。溫今年「五·四」去北大和學生們座談，他突然對圍在身邊的學生代表說：「不用說，我知道

你們是安排好的」；溫還說：「這次到北大前，已交代不要刻意安排；但我一來，就把學生關在樓裡，不讓出來」。陪坐的北大校長顯得尷尬⁵。我想身為總書記、總理都因「被」安排而感到無奈，其他人呢？

領導聽不到真話、看不到真相，對國家造成極大的危害，下面報上來的數據是假的，決策層以此為根據制定了政策、措施，後果可嚴重了。根據畝產萬斤來決定應上繳的口糧額度，農民怎辦？夏收秋收，全部上繳都不夠。明年的種子都沒有了，用什麼下種？不要餓死人了嗎？國家頒布的統計數字不真實，導致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，國家受到多大的損失？比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9年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.5%。顯然和全國普通百姓的感覺和事實不符合。2010年7月20日的《羊城晚報》10頁發表的文章標題說：「房價平均數失真，到了成笑話……」，試問普通百姓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作為笑話，其危害性多大？國家因此受到的損失簡直是無法估計的。

一方面說，說真話不易；另一方面又說，聽不到真話。這是一對矛盾。要解矛盾，必須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：我認為這對矛盾主要在聽者方面。往往聽者不但不喜歡聽真話，還使說真話的人難堪。人人都有自尊心、自信心，容易自以為是，喜歡聽順耳的話，不喜歡聽逆耳之言。有權的人、有地位的人更

⁵ 見《炎黃春秋》月刊2010年第六期，9頁。

是如此。如果聽者不喜歡聽真話，別人就不給你說真話。現在世界上假話有市場，真話沒有市場，連學校內也如此。2010年11月22日的《文匯報》上有一篇文章，題為「說真話反而得不到高分」；小標題為「說假話容易得高分」。在小學裡，就學會說假話，不亦悲乎。

一有了權，不管權大權小，就不易聽到真話。下屬中定有趨炎附勢的、投機取巧的。他們觀察、打聽、研究、揣摩上級的背景、作風、嗜好，他們想方設法，引起領導對自己的注意，然後找機會向領導進言，隨機應變找出該領導所好的，花言巧語以搏得領導的重視和重用，使領導樂於聽他們的建議，並爭著去做領導心想而不便道出的設想或意願，逐步成為聽者的知己、助手，進一步使聽者疏遠自己不喜歡的人、敢說真話的人。擁有權力越高，聽到真話的機會越少。

上面說普通百姓的無奈，無奈的後面是缺乏「自主自由」的感覺。別看那些說假造假者自以為得逞後洋洋自得，實際他們並沒有自主自由，謊言立不住腳，假事經不起考核。比如一件事，說真話者說一百遍不走樣，隔幾十年不走樣，但說謊者經不起時間考驗，說幾遍就走樣，因為他們自己也忘了怎麼說的，隔一段時間更將不知所云。為此，他們只能拿新的謊言來掩蓋舊的謊言，他們把自己包在種種謊言之中，動彈不得，沒有自主自由了。我小的時候一只紙盒子養蠶寶寶，給牠餵桑葉，它不斷吞食；大了，不再吞葉而吐絲，把絲網捲在身上，身處殼中，厚厚的一個絲殼；殼成了，自己也出不來了。人們稱之

為作繭自縛，說謊行假者也是如此，他們到最後也失去自主自由，自作自受。

「假」危害性極大，絕不能任其橫行，必須鬥它，消滅它，但鬥「假」說何容易，「假」已成為頑疾，它已深入到社會每個階層、每個角落，組成一個結實的網，把全國上下都罩在下面。「假」又有保護傘，動不了它。中國普通百姓很善良、很膽小，大抵明哲保身，不願自找麻煩，遭到報復。然而，「假」不鬥不行，否則人民將遭大殃，國家也蒙羞，遭到無法彌補的損失。

今日中國，「假」已成頑疾，唯有舉國上下同心協力，高舉「真」的旗幟，才能有效。大力提倡說真話、做真事，衆人不聽媚言、不聽讒言、遠離小人、遠離說假行假的人，務使「假」無處可施展其迷惑人心的技倆、無處藏身。鬥「假」必須持之以恆，慎防說假行假者東山再起，伺機反撲。高舉「真」就是要人說真、行真、務真。首先要做真人，心真了、正了，話也就真，行動也就真，真人一臉正氣。

我國川劇有一種絕活，演員能變臉，演員身披氅衣，登上舞台，中間一站，一聲道白，提起氅衣一角，遮了面，一轉臉，回過頭來，出現另一張臉譜，再轉，又出現另一張臉譜，台下掌聲雷動，嘆為觀止。我曾琢磨過，幾秒鐘內怎能在同一個頭上變出那麼多的臉譜，百思找不到答案。現在聽說別的劇種也有類似的變臉，可見不難。社會上會變臉譜的人可多了，一見領導立即站立，雙手下垂，一臉媚笑，唯唯諾諾，伺機進些讒

言。回到辦公室，正襟危坐，不拘言笑，令人莫測其深奧。下屬進來，加倍嚴肅，他就提高嗓門，啓發教訓，甚至厲聲責斥。下班後和鐵哥兒們相聚於茶館、酒樓，豪言壯語，呼么喝六。回家時，酩酊大醉，胡言亂語。

鬥「假」難之一，在於假者善變，不斷在變。然而儘管善變，終會露出破綻。我們讀《西遊記》，主角是齊天大聖孫悟空，他擅長變，有七十二變的本領。但他也有弱點，沒法變他的尾巴，無論變什麼，尾巴難變，終於露出尾巴而慘遭失敗。說假造假者，隨時隨地變換臉譜，變換花招，但他總要露出尾巴。他的尾巴是貪，或貪名、或貪利、或貪錢、或貪權、或貪色，總之必有貪心，或貪其一或全貪。鬥假者從鬥其貪下手，可鬥倒它。

我們這個世上的事物很古怪，擺列在我們面前，初看都極美麗，花枝招展，迷人心神，吸引我們去追求它們。我們心動了，撲上前去，它們卻會後退，使我們不能立即得到，當我們苦苦追求時，它們讓我們捕獲它們；但一旦占有了它們時，它們忽地轉過身來，把我們緊緊地抓住，我們反而成爲它們的獵物，被它們所奴役。

莊子早已教導我們，必須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。這句話由七個字組成，其中四個字是「物」字，第一個「物」是主動詞，第二個是受詞。莊子教導我們，「應以主人的態度來用外界的物」；下面第三個「物」字爲被動式，切不可受外界事物所奴役，而成爲它們的「物」。大意是需要擺正位置，自己是主人，

應主動，外界事物只為我們所用，不能讓它們反為主人而把我們奴役。我很喜歡這句話，曾把它作為座右銘。

有人仍說「鬥假」難，是難；但也並不太難；不可以其難而不鬥，任其橫行，任其惡勢膨脹。舉我們最近親身經歷的例子，就可知道，決心「鬥假」必能成功。上海申辦世博會前，有人提出許多難處，說硬件沒有問題，但軟件極難，人民素質不能在短短幾年中提高嗎？環境污染，日趨嚴重，能改善嗎？世博不是奧運，奧運只半個月 15 天，世博六個月，184 個日日夜夜，遊客每天以數十萬計，來自五湖四海，能保證不出半點差錯嗎？中國人民迎難而上，傾全國之力辦世博，成功了，上海水也清、天也藍，一天有百萬餘人擠在世博園內，沒有爭吵打架，而是秩序井然，平安無事。全世界驚嘆上海世博會空前，絕對成功。我深信只要上面下定決心，全國上下，萬眾一心，努力奮鬥，花上幾年時間，以愚公的精神，一定搬走擋在我們面前、阻礙我們精神建設的說假做假的大山。

我們教友應高舉「真」的旗幟，走在鬥「假」的最前線。

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（若十四 6）

有人會問：「主教，你長篇大論講了『奴』呀『假』呀，又說為了鬥『假』，必須高舉『真』作為法寶等，我們認為『真』很抽象，我們看不見它，也摸不著它，怎能把它作為利器以攻打『假』呢？」

我們都是耶穌基督的信徒，我就用主的話來回答。主曾向

伯多祿宗徒說：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。自古以來，我國人民追求真理。所謂百家爭鳴，實際是各種學說，都說只有自己擁有真理。儒家追求的是「天人合一」，道家追求「與造物者遊」，福音就是在追求「真」。造物主天主知道，單憑人本身的智力達不到全面認識真理的水平，就派遣其唯一聖子降臨塵世，取了肉軀成爲人，成爲可見、可接觸的「真」。「真」顯示自己，耶穌就是「真」的化身，就是「真」。耶穌不只是「真」，而且是引領我們走向「真」的路。只有追隨「子」，附在「子」身上，走「子」的路，才能達到「真」。中國儒家提倡正心誠意、修身，簡稱「修道」。中國古人造「道」字，此字從走、從首，其意就是需要走，才能達到生命之本、萬有真原。把走和首合在一起，成爲「道」字。

《老子》一書五千字，講的是道。但老子承認，「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」（《老子》廿一章），實際是講不清楚。「子」來了，「真」成爲肉軀，居於人間。由我們瞻仰，「子」讓我們認識祂，與祂結合，所以「子」又向羅馬總督比拉多說：「我正是爲真（理）作證而誕生，來到世界上，凡屬於真理的人，必聽從我的聲音」（若十八37）。比拉多聽了這話就問子：「什麼是真理？」子正要回答他時，他卻轉身走開，可見他無心聽道，也證明他不是屬於真理的人。希望我們不與「真」擦肩而過，不聽真理也不從真理。

聽從真理的人，必拿子的話付諸實行。子教訓我們：「你的說話，應當是就說是，非就說非」。聽從子的人，絕對不能

說謊。我們要管住自己的口舌。這兒恕我誦讀我喜歡的《雅各伯書》三章 1~12 節：

「我的弟兄們……誰若在言語上不犯過失，他便是個完人，也必能控制全身。試看，我們把嚼環放在馬嘴裏，就可叫牠們順服我們，調動牠們的全身。又看，船隻雖然很大，又為大風所吹動，只用小小的舵，便會隨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轉動；同樣，舌頭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肢體，卻能誇大。看，小小的火，能燃著廣大的樹林！舌頭也像是火。舌頭，這不義的世界，安置在我們的肢體中，玷汙全身，由地獄取出火來，燃燒生命的輪子。各類的走獸、飛禽、爬蟲、水族，都可以馴服，且已被人類馴服了；至於舌頭，卻沒有人能夠馴服，且是個不止息的惡物，滿含致死的毒汁。我們用它讚頌上主和父，也用它詛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；讚頌與詛咒竟從同一口裏發出！我的弟兄們，這事絕不該這樣！泉源豈能從同一孔穴，湧出甜水和苦水來？我的弟兄們，無花果樹豈能結橄欖，或者葡萄樹豈能結無花果？鹹水也不能產生甜水。」

雅各伯這段話實際是對耶穌教訓的引申。耶穌在世時曾教誨說：「但那從口裏出來的，都是由心裏發出來的，這些纔使人污穢，因為由心裏發出來的是惡念、凶殺、姦淫、邪淫、盜竊、妄證、毀謗。這些都使人污穢」（瑪十五 18）。

我們要我們的言語潔淨、不污穢，必須使內心純潔；內心純潔，言語才純潔，內心不純潔，言語也必污穢。不說假話、

不做假事，其基礎是內心的「真」。上面我寫了我國用的單音字，往往需要增加一個字做補充。說清楚「真」，應把真正、真實、真誠、真純等聯想在一起。總之我們效法耶穌，就得成爲真人、完人、真人真言。真人心口合一，絕不口是心非；真人一臉正氣；真人一生純潔、清徹透明、毫無詐騙。

我們不斷瞻仰耶穌，默想耶穌的言行，我經常念小學時學的一句短誦：「良善心謙之耶穌，求賜我心似爾聖心」。我努力學習耶穌的良善心謙，想到耶穌講的「浪子回頭」、「亡羊」等比喻時，更感到耶穌的可親可愛。然而，我讀到《瑪竇福音》廿三章時，卻感到不寒而慄。請你們翻閱聖經，再讀耶穌如何痛斥法利塞人與經師的七段文字，每段開頭都說：「禍哉，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！」（瑪廿三 13 等）耶穌痛恨偽君子，即假善人。我經常默想這七段，對照自己，提高警惕，千萬不能當偽君子、偽善人。然而我們聖職人員，因爲讀了些神學、聖經學，會摘錄一些法律、誡命，把它們壓在普通教友的頭上，叫他們跟我們走，而自己卻另用幾句話來開脫自己而不遵守，真容易成爲偽君子、假善人。我提醒自己，自己先努力做真人、說真話，以後再要求於教友。

結束語

新年即將來到，我衷心祝賀諸位：

在未來的一年中，

生活更愉快些，不受物價「漲」的困擾，

生活更自主些，不為「被」而無奈，
生活更瀟灑些，不為「錢」、「財」、「房」等之「奴」，
整個一年中，我們將高舉「真」的旗幟，效法耶穌，並為
「真」作證。阿們！

2010年12月14日

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